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S/12900
19 October 197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

南非常驻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安全理事会五个西方成员国外交部长就西南非洲的前途问题同南非政府举行了讨论。

南非总理博塔阁下现在公布了下列文件：

- (a)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在比勒陀利亚同安全理事会五个西方成员国外交部长举行的会议上南非总理的开幕词。
- (b)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九日南非政府和五国外交部长关于西南非洲的联合声明。
- (c) 南非政府在接受上述联合声明后发表的声明。

谨请将这封信和三个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散发。

临时代办

戴维·斯图尔德(签名)

附件一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南非共和国总理博塔阁下的开幕词

各位以及各位的随从人员，不但以你们的国家代表的身分，而且以你们自己的身分来到南非共和国和比勒陀利亚，我们非常欢迎。

我国政府和人民诚挚希望你们的历史性访问将再次发现好望角，它的战略重要性和它对自由世界的友谊。

我邀请各位利用这个机会参观一下这个会议室以外的我们的国家。不仅是为了你们自己，而且也为了全世界。由于你们的时间有限，我们已随时准备提供必要的便利。你们远道而来，我希望你们能让我的外交部同事安排一次譬如到开普敦和威特沃特斯兰的访问。我也很高兴你们有些人已经访问了温得和克，同那些与西南非洲前途最直接有关的人们的代表进行了讨论。在我谈到具体问题之前，我要向你们这些西方世界的领导成员表示我对影响到南部非洲战略局势的一些重要特点的看法。因此请各位包涵一下。

对于西方所坚持的理想——我特别指的是那些个人和政治自由的民主原则——我们南非人的珍视，跟你们一样。南非是自由世界的一分子，渴望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来讨论我们同这个国家集团的其他成员之间产生的一些问题。我们对其他人的观点已有了解，并希望那些出于一片好心的人能够认识到非洲次大陆南部所面临的严重问题的真正本质。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感到痛惜，准备不但进行奋斗以保存民主理想，而且还要积极反对共产主义。

我想请你们回忆一下，一九一〇年联邦法颁布，南非成为一个单独的国家以后的这些年间，我们曾经同今天派代表来此的五个国家中的四个国家并肩作战。在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非作为英联邦的一个成员，曾为保卫西方民主的共同理想而尽其一己之力。在朝鲜，我们加入了西方国家的阵营，为反抗共产主义的侵略和扩张而进行战斗。

或许令人觉得讽刺的是，目前与联合国的争执可以追溯到一次战争，在那次战争中，南非部队代表大不列颠，并与大不列颠一致行动，占领了当时的德属西南非洲这个地方，将它当作夺得的领土来加以占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将它作为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地交给南非管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本国自己发生了一场血腥的内战，在这次内战中，由于我们参加了西方这一边——更具体地说，是因为当时的政府征服了西南非洲，而使我们的一些最优秀的人民丧失了生命。这是南非付出的代价——由于必须为西方的利益服务而导致的内战和暴动。190,000名白人士兵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站在西方这一边。60,000非白种人也参加了。12,450人在战争中阵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南非内部有分歧与不和，南非再度站在同盟国这一边。南非提供了400,000名士兵。12,000名丧生。接着是柏林空运。在柏林空运时，三人一队的十个南非空运队，每队作了2,500次飞行，运了8,000吨的补给品到西柏林。然后是朝鲜。南非派遣了800名空军人员到朝鲜。我们很感激朝鲜仍然赏脸，邀请我们参加它的庆典，我们会参加的。所有这些都是南非对西方的贡献。

从那时到现在，南非一直关心并负责西南非洲领土的安全。几十年来，这都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只有在最近几年，西南非洲的安全才开始受到南部非洲战略内容的新发展的影响。

我提到的这些新发展，当然是关于苏联的进入非洲，特别是进入南部非洲。苏联在非洲之角的活动，对于在大陆南端的我们的影响，要比对我们一些邻国的影响小得多，但各位先生，我要建议，为了你们的国家，为了整个自由世界，你们应该极为关切非洲大陆各地的这些发展。我不会那么武断，认为各位对这个问题并不太关心。

我觉得用不着在这个场合深入详尽地分析苏联在全球各地进行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的通盘战略。但无论多么简略，我也一定要谈到南非怎样看待共产党扩张主义对南部非洲构成的威胁。附带一提的是，我不能无视于苏联远洋舰队在印度洋的大举集结，这种行动不但使非洲战略家感到忧虑，从我所取得的一切报告看来，这也是北约组织甚为关切的问题，该组织已经订出了紧急应变的计划，以保护环绕南部非洲的石油供应线。

共产主义苏联明目张胆地插手南部非洲的事务，第一个地方当然是安哥拉。一如我早先说过的，我们这些在南非的人，准备不惜进行实际冲突，来制止一个奉行马克思主义的集团在该国夺得政权，因为这样会剥夺了安哥拉人民的自决权利。虽然西方国家承诺的支持没有兑现，我们也成功地制止了混乱和古巴对西南非的进击，对此我们感到欣慰。

俄国人通过他们的古巴代理人在非洲进行干涉，显然只有一个目的。这并不是什么民族解放战争，什么由苏联支持的所谓自由战士对所谓殖民主义压迫者进行的战争。葡萄牙人已经人去楼空，问题是谁来统治安哥拉？亲西方的安盟或安解阵线，还是亲共的人运？俄国人拿定了主意让人运掌权，它们把西方看扁了以后，就这样办了。

西方可能说，在安哥拉，有一个由苏联安装的马克思主义政府，没有什么关系。虽然我们同意，任何国家，其中包括安哥拉，都有权选择它们自己的政府，即使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府，但我们在南非却坚决认为：如果这个政府是在苏联指使下以武力强加给人民的，就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认为这是得寸进尺的开端——套一句美国战略俗话说——是多米诺理论的开始。

当莫解阵线在莫桑比克上台时，南非政府指出，根据政策，我们不能为该国选择某种类型的政府。我们表示，我们准备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同这个新政府合作，但愿他们尊重我国的主权。这件事本身，就假设莫桑比克不会让它的领土被用作攻击南非共和国的跳板。我们并不预期这种情况会在短期以内发生，但

展望将来，我们必须注意到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同苏联之间正在不断发展的关系。

虽然苏联目前在安哥拉或莫桑比克可能都没有进驻大量的军队，但当它下好了赌注，而在东西双方之间的基本冲突中就战略而言真正大有关系的时候，苏联的军队、飞机和船只，要不了几天，不出几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这些领土了。苏联迅速增援的能力——甚至从俄国跨越半个地球而来——已经充分地，令人恐惧地表演过了。

让我们假设除了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以外，苏联还想安插一个卫星政府，而在西南非取得一个牢固的立足点。这并不是异想天开。已经毫无疑问，萨姆·努乔马的西南非民组已经变成苏联的马前卒，并且决意以颠覆、恐吓和其它力量来夺取政权。这正是西南非民组决心要把南非军队赶出西南非的主要原因。假如在座各位对西南非民组的意向还有任何存疑的话，我们会很高兴地向你们提供我们的情报人员搜集到的材料。但是我敢说，其中大部分，你们自己的情报当局已经到手了。回到正题：假如苏联人和西南非民组得手的话，后果会如何呢？

- 西南非同安哥拉一起，将使苏联取得沿着中非和南部非洲西海岸的一块结成一片的一个地盘，使它可以任意用来为害南部非洲和自由世界。例如，它就可以控制西南非的矿物资源，包括它的铀矿在内。
- 博茨瓦纳、博普塔茨瓦纳、特兰斯凯和莱索托都可能有意无意地成为苏联这盘妙棋的马前卒。
- 驻在安哥拉的古巴军队可以有所削减，使古巴人可以代替他们的俄国主子作进一步的冒险行动，例如对付西方国家支持的扎伊尔。美国宣布已有证据证明今年年初该国沙巴省受到侵犯，就是古巴人在背后搞的把戏。
- 蒙博托对该国的不稳控制一旦瓦解，几乎可以肯定他会被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取代，那时我们会面对着以下的情况：刚果、扎伊尔和坦桑尼亚这些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将会在非洲从东到西形成一条地带，实际上把非洲一切两段，把南部非洲孤立起来，从容地加以处置。

- 赞比亚、罗得西亚和马拉维在进出口方面都将仰承安哥拉、扎伊尔、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这四个滨海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的鼻息，因此容易受到经济束缚，可能使它们不得不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 至此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孤立南非共和国的行动便最后大功告成，届时苏联将站在她对非洲的最终战略目标之前。

我们不能不认为，至少有些西方国家，一方面期望南非积极合作寻求和平，另一方面却采取了一些我们只能看作是有敌意的行动。

他们似乎认为，为了满足第三世界，从而间接地制止苏联扩张，必须牺牲南部非洲的稳定局势和我们的前途。这简直是痴心妄想。

我知道你们会说，要避免这种局面，最好是在西南非洲和罗德西亚找到一个国际上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深知可以从这种解决办法得到的好处。正是因为有这种认识，过去十八个月来，南非才决心同五个西方国家进行谈判，以求取得一个国际上能够承认的解决办法。南非一直诚心诚意地进行这些谈判。

可是，各位先生，如果在西南非洲要取得一个国际接受的解决办法，而代价却是内部的安定，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个混乱的西南非洲，或是一个尽管得到国际承认但却是由苏联傀儡独裁统治的国家，对一个得到许诺在今年年底有条不紊地达成独立的民族来说，实在是得不偿失的。要是西南非洲人民，或者其中大部分人民，认为他们不过是国际棋局上的小兵小卒，他们的愿望无足轻重，甚至无从得到保证，那么，我们就会一败涂地。我希望能够避免这种情形。

我们已经到了一个紧要关头，目前讨论的结果可能在今后许多年中影响到整个南部非洲。我国政府希望，我们能够避免过分草率地陷入悲惨对抗的局面。目前的局势正是千钧一发，我们必须小心将事，步步为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予期的西南非洲十二月份的选举，既不应看作是最后一步，也不应看成南非对国际社会的挑战。我们在十月六日对五国的答复中说：“当选的一切代表都可有各种选择权利，因此，他们也可以建议接纳秘书长的报告。届时南非会向他们指出各种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在国内和国外可能产生的后果。南非也会再度促请他们注意西方五国认为独立的西南非洲应当怎样去争取国际承认。”

在总结我的意见之前，我要请大家注意西南非洲及其人民在我国领导下取得的大量成就。

南非的支持不仅是金钱，还包括铁路、海港、邮电通讯、各方面的研究、水源供应、电力供应和发展。一般的经济发展，诸如银行、农业、矿业，都是在南非共和国领导下进行的。

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七年（更不必说早年的统计数字），南非共和国以特别补助、电力供应贷款和修筑主要道路贷款的方式，协助了西南非洲的发展，总额不下于63,700万兰特。这笔款项，还没有包括我们为了维持西南非洲的安全与和平、防止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暴动，而每年花在维持和平部队上的20,000万兰特。

让我打开天窗说亮话。

一个独立的，拥有负责政府的西南非洲，必须认识到这些事实。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本的不负责政府，只能摧毁西南非洲及其基层结构，就象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一样，只足带来混乱、饥饿、缺乏卫生服务、和对经济增长潜力的破坏。卡范果的一位领导人就曾毫不含糊地说：“我认为南非共和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这话一点也不错。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对于南部非洲有很现实的想法。第一，先讲我们的内政，我们作为一个政府，并没有去制造过复性社会。

复性社会是南非引以为荣的遗产。我们并不认为这种情况是我们注定的厄运。我们把它当作对我们的挑战，也是我们的财富之一。人类之所以可贵是在于它的多样性。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民族并不是一个不能容忍的负担，它是一个有利于人类的机会。

不错，我们还从过去的殖民时期中继承了许多不必要的歧视性措施。我们已经废除了其中一些，以后，只要是有利于大家，我们还会继续将它们废除。

另外，自由以及自决和自我表现的权利，是我们曾为我们自己民族要求、争取和取得的，我们也愿意让其他民族也取得这些。在这方面，我们准备永远走合法的、渐进的道路，坚决反对革命和制造暴乱。对于这项原则，我们是得到大多数南非人民的绝对支持的。

第三，我曾亲自作出努力，在为将来相互合作和共同负责的基础上为有色和亚裔南非人建立了一套新的制度。我们的有色人和亚裔社区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在不同层次上的协商已经被接受了。在未来的几个月内便将由国会来着手处理这些进一步的事项。说到我们的黑民族——尽管他们全都享受着自治权却并没有人强迫他们接受独立。特兰斯凯和博普塔茨瓦纳以宪法规定的手段，没有流血而达到了他们的目标；当然有资格获得文明民主世界更好的待遇。

我们确有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它们多数是从殖民时期或由快速的工业化过程所造成的。请信任我们，让我们用讨论和商议以文明的南非办法来应付这些问题。我国是一个由优游自在的民族所组成的国家，只有那些甘为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奔走喜欢用暴力而不喜欢有秩序的政府的人才是唯一不能优游自在的人。

我们希望南部非洲成为一个许多自由国家和平相处的社会，能够向人民提供适

当的保健服务、对人民的训练、较高的生活水平、舒适的家庭住宅、工作机会以及经济繁荣等等。

我们在南部非洲一带的国家需要技术、科学以及其他方面的援助，需进行健全发展的资金。但是他们不需要恐怖主义分子来糟蹋他们的领土。

南非共和国有能力以积极的方式作出它应有的一份贡献。

我的忠告是，不要再对我们大喊大叫。不要再给我们制造绊脚石。另外还有更好更聪明的同我们打交道的办法。

我们国内各种不同的土生土长的民族，不论是白色的，棕色的或黑色的就从来没有当过奴隶。

我们不想当奴隶，不论现在或将来。

附件二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

南非政府和安全理事会

五个西方成员国外交部长的联合声明

1.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南非政府宣布接受西方五国以国际接受的方式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建议。然而，当联合国秘书长发出关于该建议的执行的报告时，南非政府对该报告的某些方面不符合西方建议表示关切。引起关切的部分是：过渡时期援助团的军事人员人数、协商的问题、关于警察监察人员和选举日期的建议。九月二十九日秘书长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就是为了澄清这些引起关切的问题。

2. 五国外交部长和南非政府进一步讨论了这些澄清，以求就秘书长报告的执行，取得共同立场。

我们审查了下列要点：

(一) 警察部队

南非代表团认为，拟议担负警察监察责任的民事人员的人数太多了，但它相信秘书长在安全理事会的解释性发言，已消除了南非对有关人员的性质和任务的担忧。现在很清楚，现有警察部队的职务将不受影响。

(二) 协商

五国宣布它们协议信守公平协商的原则，强调九月二十九日秘书长在安全理事会的介绍性说明中曾重申这一点。除了别的以外，协商内容应包括过渡时期援助团军事人员的组成和实际人数。五国宣布它们要求证实它们的解释同秘书长完全一致。南非代表团认为，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解决协商问题。

(三) 部队

在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同行政长官参照当前情况进行协商以后，将由秘书长决定过渡时期援助团的组成和实际总人数。

3. 因此，南非政府和五国外交部长认为秘书长的特别代表阿提萨里先生可在目前这个适当时候，在核准秘书长报告的安全理事会第435号决议的范围内，同南非纳米比亚行政长官恢复讨论。讨论的目的是，拟定在联合国监察下进行拟议的选举的方式，和定出选举日期。因此，五国外交部长打算建议秘书长指示阿提萨里先生尽快到温得和克去。此外，还认为应当建议秘书长，开始就过渡时期援助团军事人员的组成进行协商。

4. 南非政府声明，计划于十二月进行的选举必须视为选举领袖的内政程序。

此后南非政府将尽最大努力，认真说服他们考虑，经由特别代表和行政长官的斡旋来取得国际承认的方法。

在实现这项目标方面，特别代表应同行政长官就秘书长报告的所有方面（包括决定下一次选举的日期），进行协商。

5. 关于十二月的片面选举，五国外交部长声明，它们认为这种选举同它们提出、并经安全理事会核准的建议，绝对无法相容。关于选举过程的任何这种片面措施，都将被认为无效。

附 件 三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南非政府的补充声明

没有和平南非部队决不撤减。 选举日期不因暴乱延续而受影响

1. 南非代表团强调，只有在敌对行动完全彻底停止时，南非才会开始撤减驻在西南非洲的部队。

2. 因此，暴乱的延续会无限期阻挠和推迟南非部队的撤减，因此还可能阻延选举的举行。

3. 因此，为了防止任何一方片面拖延选举的举行，就必须定出确实的选举日期。然后无论敌对行动是否停止以及南非部队是否随之撤减，都必须遵守这个日期。
